

「商」

倍。推而廣之，又有唱商、舞商、食商。如今混跡於酒店、佛寺、醫院、滑雪場的各路「媛」，差不多正是這些「商」的混血嫁接成品。

還有毅商、膽商、忍商。蘇秦錐刺股，是毅商高；張飛喝斷當陽橋，是膽商高；勾踐卧薪嘗膽，是忍商高。其實，無非是說蘇秦有毅力、張飛具膽氣，哪有必要商來商去，搞得商女不知亡國恨，只知萬物皆可「商」。

話說回來，無論是什麼「商」，其實天賦、悟性或說慧根的成分多，並非具體的某些技巧、方法。就以畫畫而言，兩個人的基本畫功筆法相差無幾，但畫出來的意境、氣韻，可能就迥然不同。拿「商」做噱頭，也不過是看中了其中的商機，收割智商稅。

所以，那些「商」家們，生意包攬美商、財商、膽商，卻唯獨沒有幫助顧客提高智商的課程。大概也知道，智商這東西，是可以量化的。而且，萬一顧客真的提高智商了，誰還肯來花錢學情商、學毅商呢？



瓜園蓬山
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《男親女愛》

目前，香港無線電視台深夜檔，再次播出經典老劇，它就是於千禧年開播的《男親女愛》，雖然講述一班精英律師的故事，卻拍出了一幅打工仔眾生相，又配以時尚且充滿笑點的都市劇敘事手法，二十年後的今天，筆者仍能從中感到翻煲老劇的快樂。

劇中的男女主角余樂天、毛小慧分別由黃子華、鄭裕玲飾演，二人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十全十美之人——毛小慧充滿精英階層的優越感，又有點尖酸刻薄；余樂天則一副漫不經心的模樣，愛貪小便宜，日常對話盡顯「舌毒本色」。兩個原本性格水火不容的人，卻要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，戲劇衝突由此產生，過程中也可見其二人因差異而營造的反差感，可謂「不打不相識」。

故而，雖然眾人皆在律師樓工作，但查案打官司並非這部劇的主體，取而代之的是時而新潮、時而溫暖、時而市井、時而讓人捧腹大笑的都市劇橋段。譬如筆者在成稿前，就看到毛小慧在幫助嫁不出去的仙姐為

一塊玉打官司，在仙姐夢中，黃子華甚至以女裝出演，再配以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諧音梗，足以撫平打工仔收工回家的疲憊心情。

至於上庭打官司過程，毛小慧與反派人物Alex Pao當堂較量之時，後者幾乎未嘗勝績，觀眾雖看不到過於精彩的正反派對決，卻也能從案件中感受到時代的發展、社會的變遷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愛恨情仇。

此外，打工仔之所以會有共鳴，是因為余樂天是一個妥妥的「社畜」，特別在他對上司毛小慧時，既說出打工仔的心聲，又能有別樣的爽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余樂天最好的陪伴居然是一隻名為「小強」的蟑螂，二者關係雖然搞笑，卻也讓觀眾體會到都市人渴望陪伴又孤獨的心境。



談文論藝 嘉妍

逢周五見報

智能醫護

美國史丹福大學醫學院近日推出一款新型醫療軟件，可以預估病人壽命長短、何時去世，準確率似乎還超過了一般的人類醫生。這種情形下，醫生該把結果告訴病人嗎？

隨着人工智能技術的進一步發展，也因為醫護人員的缺口很大，智能醫護正逐漸走進我們的生活。可是這一趨勢在美國也不無爭議。首先是有關的計算機程序是否有效最終取決於人類所能提供的數據。如果數據來源不具備多元性，病例沒有代表性，程序預判的準確率必然要打折扣。所以設計程序前，就要廣撒網，採納多元視角，聽取不同意見，獲得可靠數據。其次，某種算法到底回答的是什麼問題我們也要弄清。比如要預判人的健康狀況很難，因為「健康」的標準不一，現有程序其實只是根據過往經驗，預計哪些人群會消耗更多的醫療資源。因此，我們該提高算法規則的透明度，別迷信人工智能的威力。

第三，大多數人覺得人工智能無法取代人類醫護。這不但因為病人和他們的家人渴望人類的關愛，不希望機器成為他們能接觸到的唯一護理「人員」。更重要的是，機器並不受職業道德的約束，醫護人員才需要遵從希波克拉底誓言。獲得人工智能提供的信息後，人類醫護不光要鑒定真偽、對錯，還要對後續如何行動作出決斷，承擔責任。

目前的普遍認知是人工智能可以輔助，但不能取代人類醫護。但人機合作具體如何操作，日後如何發展還都是未知數。美國食品藥物監督局（FDA）的現有機制更適合傳統的藥物試驗情境，在管理不斷更新換代的人工智能方面未免力有未逮。



墟里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電視塑造記憶

圖吞下而已。此後似乎再沒有通讀過，偶然翻閱，也是查索資料，精準閱讀。而我關於《西遊記》的畫面記憶，幾乎都來自於八六版電視劇。為了驗證我的猜想，我又問妻子：唐僧救悟空時，是隻身一人呢，還是有人陪同？她想都沒想，斬釘截鐵地說：是一個人。她和我同齡人，看來塑造我們「集體記憶」的確實是電視劇。

接着想起上個月《南方日報》約我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女兒的語文老師布置了通讀《西遊記》的作業，我也趕潮流，和她一起讀。才讀了幾回，發現有些地方和我記憶中的不一樣。比如，唐僧收孫悟空這一節，我分明記得唐僧聽悟空說師徒緣分是觀音菩薩所定之後，便手拿錫杖，登上五行山，跪拜如佛祖留下的「唵嘛呢叭咪吽」六字真言封皮，封皮飛走，悟空得救拜師。原著中卻白紙黑字寫着：唐僧央浼獵戶劉伯欽一起上山，心中還一直犯嘀咕，怕上了猴子的當，放出來一個妖怪。難道「曼德拉效應」發生在我身上了？細細一想，我的記憶可能來自電視劇《西遊記》，從網上找來這一集的片段一看，果不其然！

我第一次讀《西遊記》，大概是在小學三四年級，如豬八戒吃人參果，囫

運動，為了大腦

有壓力和焦慮呢？韓森解釋說，自從人類祖先以來，壓力和焦慮是幫助人類存活的重要機制。人類的左右腦各有一個杏仁核，提醒我們在危機時要逃跑或戰鬥，並發出警告使我們感到焦慮。

換言之，當我們感到壓力與焦慮，那就是杏仁核正在發出警告。然而，在杏仁核運作的同時，大腦會令額葉更活躍，並提高皮質醇濃度，以拉長警告的時間，讓我們有一個緩衝期，停一停，想一想：「真的要逃跑嗎？」或「真的要攻擊嗎？」



自我完善 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不少作家都有運動的習慣，最著名例子可能是村上春樹，他每天跑步的習慣甚至讓他寫成了《關於跑步，我說的其實是……》一書。在書中，村上春樹說到「跑步是一種修行」，強壯了他的身體，訓練了他的紀律，也教導了他寫小說的方法。

當我們以為這都是作家憑經驗而來的說辭，作者安德斯·韓森（Anders Hansen）告訴我們，科學研究證實：大腦的確是運動後受益的主要器官。

韓森有「瑞典國民醫生」之稱，主持的節目有五分之一瑞典國民固定收聽，在他的著作《真正的快樂處方：瑞典國民書！腦科學實證的健康生活提案》談及了運動如何有效改善大腦的專注力、記憶力，以至處理壓力和焦慮。

舉例，壓力和焦慮。為什麼人類會

心痛

掉以輕心。以為自己不會有事，故此，當問題出現之際，我就醒覺自己終要踏進親離世那無可避免的哀傷階段，明明前一夜還輕輕鬆鬆的，翌日卻開始痛哭，豆大的眼淚不停落下，每滴都很重。漸漸整個人失去動力，變得頹廢，只想將自己藏在被窩裏，甚至每次外出都要經過數小時掙扎，很想找藉口失約。那段日子，我想起一個宣傳關注情緒病的廣告，裏面有一頭象徵負面情緒的灰黑色毛絨怪獸，它會隨時出現，令人困擾，而我就像正被那頭毛怪緊抱



竹門日語 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撰文談談香港武俠片的文化意義。構思之時，發現我只要一想到「大俠」這個詞，腦中便浮現「郭靖」憨厚、正氣的模樣，準確地說也不是郭靖，因為這世界上並無一個會降龍十八掌的郭靖，這大俠形象對應的其實是香港演員黃日華。

小說善於塑造人物，但從文字上讀到的人物究竟什麼樣，全靠讀者腦補。從「射鵰」讀到「神鵰」，金大俠給郭靖的不外乎「身高膀闊」、「胸寬腰挺」、「濃眉大眼」、「器宇軒昂」等幾個關鍵詞，憑此想像，一千個人必有一千個郭靖。電視劇卻把具體形象呈現在觀眾眼前，八三版《射鵰英雄傳》裏黃日華演得又如此出色，叫人過目難忘，取代了文學想像也是順理成章吧。

這看似完美的平衡機制，本身是令人類不至於對危機過於敏感，而作出太多不必要的生理與心理反應。可惜，隨着現代社會所造成的壓力因素越來越多，頻繁的焦慮和緊張的情緒會耗損額葉與皮質醇機制，令人容易陷入持續焦慮的惡循環之中。那怎麼辦呢？答案就是運動。

韓森指出，腦科學研究發現散步或跑步二十分鐘，可以提高額葉活躍度，以及提高皮質醇濃度，而效果可以持續二十四小時。同時，運動時的心跳加速，跟緊張時的生理狀況類似，運動可以訓練大腦不要以為心跳加速就是緊張，並透過反向機制，令大腦在緊張時不必作出太大幅度的生理反應。

從今日起，你也試一試早上散步二十分鐘？

冬末春初玩蹴鞠

卡塔爾世界盃進行得如火如荼，吸引全球球迷關注。其實中國很早就發明了團體球類運動「蹴鞠」。二〇〇四年，國際足聯確認足球起源於中國，蹴鞠是有史料記載的最早足球活動，春秋戰國時期已出現。「蹴」指用腳踢，「鞠」最早為外包皮革、內實米糠的球，唐宋時期製球工藝有了很大改進，球體更圓更輕便，彈性更大。

上至宮廷下至民間，都對蹴鞠樂此不疲，有畫家順勢將玩蹴鞠的場面畫下來流傳至今。傳為南宋畫院畫家馬遠所繪的《蹴鞠圖》（附圖，局部），創作年代約為十二世紀晚期至

十三世紀早期，縱一百一十五點六厘米，橫五十五點三厘米，這幅編本淺設色畫的尺寸不大，卻是存世的古代蹴鞠圖像中最大的一件。《蹴鞠圖》現藏於美國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，由私人藏家捐贈。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將此畫英文名稱譯為《The Football Players》，可見「足球」理念深入人心。

「抬頭爭球」是這幅《蹴鞠圖》獨特之處。畫面共有九人（包括兩名女子，說明這是一場男女同場競技）。皮球被踢至半空，參與爭搶高空球的是四人，眼望來球張開雙臂、身體前傾，其他五人從動作姿態來

看，似從旁觀戰。

畫中呈現的場景是栽種着梅樹和竹子的庭園，彼時梅花初綻，畫面右下角的地面上有一株草本植物，開出幾朵小白花。松竹梅為「歲寒三友」，由此觀察此畫繪於冬末春初之際。在春寒料峭、乍暖還寒的時節，一群人聚在空地玩蹴鞠，既娛樂又暖身。



館藏擷英 閒雅

逢周五見報

以鷹驅鴿

子趕盡而非殺絕。自從天敵栗翅鷹出現後，站內的野鴿一周之後已銳減一半。

栗翅鷹，是美洲典型的中型猛禽，羽毛呈深棕色，翅膀上下則是栗子色。因其易於訓練和具社交性，上世紀八十年代起，栗翅鷹就大量被訓練用作鷹獵。

比三藩市灣區地鐵更早想到以鷹驅鴿妙招的，是英國滑鐵盧車站。滑鐵盧站是英國最繁忙的車站之一，每年超過一億人次使用。為方便乘客，站內設有二十多間出售食品的店舖，但市民購買的三文

治，一不小心就會被不請自來的野鴿叨走一塊。

二〇一八年，英國鐵路網聘請一隻名為Aria的五歲栗翅鷹，牠的工作是每周出動二次，每次二小時。曾經在倫敦國王十字車站和英國財政部大樓從事驅趕雀鳥工作的Aria，經驗豐富，驅鴿行動立竿見影，車站因此還節省了大量的清潔費用。

相較地鐵，機場驅鴿趕鳥任務更加艱巨。二〇一九年八至九月，中國華北地區連續發生七十餘起鳥擊事件，部分鳥擊更造成飛機的損

傷。為此，北京首都機場專門訓練了三隻特殊的「驅鳥員」：栗翅鷹、雀鷹和獵隼。休息時，牠們被戴上可以遮住雙眼的小帽，只要小帽摘下，牠們猶如猛禽「出籠」，露出其兇狠的鷹眼和隼爪，逢鳥必驅。所謂一物剋一物，鷹、隼所到之處，別說野鴿，幾乎所有的雀鳥都望風而逃。



萌寵集 佑松

逢周五見報